斐然集卷二十九

宋　胡寅　撰

中書門下省試館職策問

葢聞士之處世稱于家者其德當周于一家聞于鄉者其賢當葢於一鄉今有以事舉言揚達乎天子之聽而咨詢之於禁省則必其遠大之識宏達之謀固不可以小言片善取也敢問今天下之吏員數衆多流品雜出

有司無缺以處之欲置而不恤歟則下有失職之歎將使人得其欲歟則聞為民設官而不聞十羊九牧以殘之也天下之兵分統既久欲因而不革歟則末大必折古人之戒欲有所變制歟則乘塞者以力寡為言分閫者以不專為患固難于改作也天下之材調度既廣欲取于民歟則利源已竭民力已困取之不已露根可畏也欲輕徭薄賦以休息百姓歟則環數十萬之師荷戈被甲以捍寇敵不可一日而無食有功而不賞不取於

民安所從出哉是三者皆當今之急務學士大夫究心於兩說之間謀其利不蹈其害而未知其術渴佇崇論願茂明之將以告于上焉

零陵郡學策問

問匠必以規矩爲法射必以正鵠爲志學必以聖人爲師孟子非親見聖人者其言曰乃所願則學孔子然則能以聖人爲師不必親見聖人也仲尼道大而德全門弟子不能徧覲而盡識之故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

問聖人之道必有傳受然後不墜於世堯之所以命舜者舜亦以命禹孟子泝流窮源推其所傳受以湯文孔子太公伊尹之流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葢以是為在己也敢問見聞而知之者果何事歟由孟子而上何為而得其傳由孟子而下其有傳耶其無傳耶如夫其傳則自秦漢以來為道者衆矣其皆謬於聖人而無所折衷耶若曰在則人亡則書求之經可也彼親炙乎聖人者猶有好勇貨殖短喪學稼聚斂色莊之鄙而況誦

空言者耶然則學聖人而不知其所傳之事雖緝詞數
萬讀書五車未免乎宜行也諸君皆願學孔子者于此
豈無所志竊幸聞之
問善學者必適時務學而不適時務是腐儒而已耳今
有人知盈虛善斂散取民而不害民足國而不害國可
謂通財賦者矣若冉求是也其自言曰方六七十如五
六十求也為之可使足民今有人戰必克攻必取據城
則人不敢犯對陣則敵不敢遏可謂曉軍事者矣若季

路是也其自言曰千乘之國加之以師旅由也為之可使有勇鳴呼其適時務者乎彼曾點之言志異此之撰乃特在乎莫春之遊詠歌之樂而已此與撫時玩景朋羣嬉遊者亦何辨其視由求功效之及物者絶不侔矣夫子乃喟然歎而許與之陋彼二子者無稱道焉聖人生於周衰列國並爭之時其教人取才固將以有用為急也而不達時務乃如此無亦迂濶為世笑耶然仲尼所去取萬世信之求其說而不得今舉以問

問儒衣冠者皆言學學未易知也孔子之自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其稱人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而未始言其所學者何事後世之稱好學者或異於是挾策讀書博習乎詞藝之末務以悅人之耳目而取世資故論明經者以拾青紫為志稱稽古者以得車馬為榮自聖人觀之必謂之未始學矣今將捐記誦詞藝之習而求聖賢之所學則當得其門而入必有事焉豈非吾徒之急務

季氏宰取具臣之譏不知以正名為先蒙野哉之誚動輙得罪於聖人其賢於管仲者未聞也使今學者尚友千載而擇所從必以管仲比身而仲父自許矣然而曾西乃畏仲由而艴然陋管仲孟子取其說以拒公孫丑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夫聖賢之志尚去取乃如此敢問其所以然者

問學莫要於求仁而仁之為道難言也孔門問此者衆矣聖人亦語以為仁之方而已未嘗指名何者為仁也

韓退之乃以博愛盡之是特聖人所以答樊遲者不足以盡也然自是而後言仁者舍愛則無以命仁吾信其不知夫仁也學而不知仁豈非闕典之甚乎諸君其歷考聖賢之心以要其極而陳其大略

問仁知勇天下之達德也缺一焉不可矣孔門弟子有問仁而無問知勇者獨樊遲一問知而已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莫難知于仁而必問之是何也仁者不憂而君子有終身之憂知者不惑夫子生而

知之矣何待四十而後不惑勇者不懼子路勇矣而告使臨事而懼又何也

問世儒言伊尹之任其弊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故伯夷出而救之伯夷之清其弊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故柳下惠出而救之惠之和其弊多汙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故孔子出而救之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于天下故孔子集其行而大成萬世之法使三聖人者當孔子之時皆足以為孔子矣予有疑焉蓋由湯至

於文王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成就人才之衆至其衰世猶有存者使伊尹有獘當時君臣獨無以革之乎由周至於戰國又百餘歲文武周公之化不為不深使伯夷之獘猶在則周之一道德以同風俗者殆無補於世而獨俟一柳下惠耶孔子去柳下惠未遠若柳下惠能矯伯夷之清使天下從之其獘不應繼踵而作而孔子救之又何遽也且孔子之時荷蕢荷蓧接輿沮溺之流必退者尚多也則柳下惠所為果何益乎以孟子之言考

之三聖人所同者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而已彼為任為清為和一節之至於聖人者其可以為孔子乎幸推明之

問師者人之模範也模範孰加於孔子矣其作春秋惡諸侯之僭王自立於其罍也以大夫之禮卒之不與其為諸侯也而已乃遊乎其間為之臣是何也惡世卿之僭君自三家受氏之後一譏而不足再三致貶焉不與

少革則何貴於近其人乎聖人敎育丕變之功又安在
乎伯夷柳下惠清和之德非若孔子集大成也聞其風於
百世之下非若洙泗親炙之者也而廉貪立懦敦薄寛
鄙之效靡然甚速何夷惠能之而孔子不能豈其興起
者皆賢於由賜之徒歟二三子其茂明之

問自堯舜至孔子幾一千五百年間何聖賢之多也或
君臣並立於朝如唐虞之際或父子同生於家如姬周
之盛逮乎洙泗闕里弟子賢哲至六七十人孟子而後

五季而上亦幾千五百年所謂聖人何其不復生也方仲尼未修經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若伊尹自畎畝而發傅說自版築而發膠鬲自魚鹽而發百里奚自市井而發為聖為賢何從而致之六經傳世既久在七國則荀卿氏在漢則毛董子雲在隋唐則王通韓愈皆號大儒相望如晨星然其孰為知道者耶夫以古之時未有經書而聖賢接武於世後世經書備具而曠千百歲求一人如顔閔而不可得然則六經有益於世乎其無益

乎
間事莫大乎祀祀莫重于天周監於二代其文備而可考矣惟明堂之禮學者疑焉孝經載仲尼答曾子之言曰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頌我將則其詩也然以其禮屬之周公歟是嚴父也嚴父則武王所當為周公事武王時未嘗攝政胡為而嚴父以其禮在攝政之時歟是攝成王也攝成王則武王乃當祭而文王為祖矣禮未聞嚴祖其曰周公其人也又考之

戴記則明堂者乃周公負斧扆朝諸侯之地也考之孟子則明堂者乃王者之堂行王政之所也皆不及宗祀之事是皆可疑者幸辨明之

問文之為用大矣堯舜禹文王之聖咸以文稱曰文思曰文命說者曰經天緯地之謂文其用之大乃如此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葢以斯文為己任矣自孟子而後左氏荀卿太史公司馬相如揚雄劉向班固之流各擅文章之譽後世莫得班焉如唐韓愈柳宗元皆

竭力希慕僅成一家夫此八九子者其建立與古所謂
文同耶異耶如其同則經天緯地之效安在如不謂之
文則末世執筆綴言之士皆師法於八九子者自謂文
之至矣而未嘗知堯舜禹湯文王仲尼之大業有潛心
於堯舜禹湯文王仲尼之大業則笑之曰是古學耳安
得為文夸多鬭靡至于支青配白駢四儷六極筆烟霞
流連光景舉世好之有司亦以是取士為日久矣其得
失是非願從二三子聞之且觀所志

以破其術服其心乎
問鳳皇來儀虞史美焉其不至也仲尼嘆之是為太平
之瑞章章信矣三代盛際聖君繼出治功之極至於兵
寢刑措越裳氏以無疾風暴雨占中國之有聖人也重
譯而獻白雉於斯之時鳳何為隱乎厥後漢孝宣乃獨
蒙嘉應或集於郡國或降於京師其數甚衆孝宣何以
得此以其治考之美政固多矣而粃政亦豈少乎大將
軍以元勲而滅族夏侯勝以正言而被囚王成以虛偽

而豢賞盎韓楊二良臣死皆非其罪也而魏相之奏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歲中且二百二十餘人若夫日食地震雨雹饑饉之變史亦未嘗絕書不可謂之太平決矣然則鳳凰胡為乎而來哉夫休咎之証有國大事也尚論古之時是非真偽奚可以不辨

問揚子有云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古者祭天其名曰郊百代之所不變也而未聞祭地之禮其名何謂也考之周官祭天於圜丘祭地於方澤考之祭法燔柴於

泰壇瘞埋於泰折考之郊特牲郊所以明天之道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考之中庸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考之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然則周官祭法郊特牲分為二祭中庸及周頌舉天地而合祫而禮記毛詩所載則社者祭祀之名耳欲斷以社為祭地之名乎則古者之社本以祀后土后土者共工氏之子也又有亳社見于禮夏社見於書則社非祭地之名矣周公成洛邑用牲於郊越翼日社於新邑舉郊舉社則又類社以祭

面乎然則三科者皆當學以成之者也而文學殊科何也世之言者以政事文學為兩途其原蓋出於此而古人之論則皆不然曰聞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學也舉此一語彼言語德行何獨不然而四科之別乃吾聖門所設敢問如前之所疑也

問宗廟之禮尚矣禮樂庶事尤備於周則後世言禮樂者舍周何以哉然於宗廟之制有未喻焉者武王既宅鎬京宗廟之建必先宮室無可疑矣及周公營洛又作

羽歸太公呂后引而東矣良復請襲之可謂信乎先主
羈旅公安孔明勸使跨有荊益遂奪劉璋之國可謂義
乎夫信違義鄉黨自好者不為而二子為人建立邦家
厥功巍然後世至許以三代之佐而為此何也荀彧為
曹操謀取天下而沮其九錫杜牧以盜方之司馬文正稱
其死節於漢馮道歷事五代歐陽氏譏其無恥而臨川
先生以知道許之夫孰為當
問揚子雲漢儒之賢者也富貴人之所欲彼不汲汲焉

貧賤人之所惡彼不戚戚焉文采人之所喜彼悔詞賦之作焉古道人之所忽彼好而樂之有深沉之思焉卒之著書立言以自表見至於今千有餘歲矣而名不泯没可不謂之賢矣乎然以其言行考之法言取模倣之譏太玄有重屋之誚所以發揮聖學錯綜易數必不可缺者未聞君子與之也方王莽盜漢時或潔身去之或守死不屈葢多有其人雄號為知數豈不知死生之有命奚至於惶怖投閣哉且作美新之文謂莽過於伊尹

斐然集卷三十

宋　胡寅　撰

陸棠傳

陸棠者建州建安縣人家素貧棠長不滿五尺堅刻精悍既冠負書遊學至鄒魯間入闕里拜孔子墓盡恭訪藏書舊宅眷焉徘徊遂登泰山夜上天門觀日初出慨然有遠舉意其鄉人異之曰小陸故善角抵戲擊薄相

今乃折節如是耶崇乃入太學一試中髙等聞有得道
於河南夫子者曰楊公雋説荆楚則贏粮往從之舍於
逆旅朝暮執弟子禮過市不徒行不忤目衣冠甚莊貌
惟謹居數月如一日楊公使與諸兒處家人每從屏戶
間聆其講讀喜謂公曰陸秀才脩潔博習士也以次女
妻之崇既托身君子之門見聞日增聲稱籍籍然有口
才善機巧術數作嚴冷面堅坐談説原經證史引物連
類考古據今縱橫擺闔責數人過失據道理衮衮無疑

誤聽者悚然一時交遊多已通顯而崇連蹇場屋然出入公卿間知識甚廣亦以楊公有道而崇為之婿必有所謂耳崇乃年逾四十未得第時時轉販以歸養且自給識者非之崇固安行而楊公不知之也宣和末罷三舍法復科舉取士崇自度遲暮恐終蹉跎會中官梁師成竊主文柄網羅遺書充御前文籍置官設屬有白衣試員崇往預焉居一歲補迪功郎未幾孝慈皇帝履極盡名遺賢將革宿弊與太平中丞許公建白請汰雜流

冗濫者衆既羞悔其前舉又懼見奪奔走權要自營曰不暇食會王門耿南仲力沮言者曰人主務施恩行此必失人心事遂寢衆又大喜然終不敢就銓選值國有戎事起東南兵衆念惟軍功可取賞持久獻言當路謂福建槍杖手趫捷名天下倘使為奇翼正兵何憂乎鉄騎哉權要人主之得行是冬敵大入東南勤王之師格不得進明年五月黃潛善等言敵已遠去天下無事可偃武遂罷遣諸道入援之師衆又不得志還鄉部攝局

資斗禄居久之輦蹕駐錢塘崇與時相范宗尹有一日之舊得廣西提刑司屬官未肯赴也值范汝為弄兵閩中擁衆數十萬屠郡邑據城郭勢揺吴越官軍數不利建人有詹時升提舉者里居信厚士嘗挺身説賊使無動朝廷必撫爾賊然之方少戢崇默念此奇貨可居也一日歴見臺省諸君輙蹙頞慘然若有大憂者或問之則曰閩越重不幸詹公長者以空言綏數十萬虓虎寛朝廷南顧今乃聞死矣將奈何傳口喧喧語達廊廟無

不震恐間一二日崇又見徐曰此至難事誰可繼詹公
者閩越地岩險人素善鬬兵精甚況今羣兇大合勢若
烈火恐討之未易得志獨有說諭使欣然離其巢穴乃
在我耳有朝散郎謝嚮膽略過人崇嘗與同部槍杖手
鄉人信服之今欲不勞師不害民而坐彌連城旅拒之
劇寇莫若使嚮以朝命往其賢於詹遠矣誠使嚮崇也
父母之邦不敢愛其死請從而後會時相檜言兵偷安
尚姑息俾嚮銜命以旂牓行崇副之詹實不死也崇既

入賊中宣上吉賊即日馴帖凡事必禀而後行掠得太
守部使者儀物盡以歸嚮崇且獻饋豐給延日引月而
實無降意崇遲留不忍釋手嚮復以閩王潮故事導汝
為自欲佐命嚴兵拒險以抗王旅謂宰相甚庸破其膽
如觸浮漚耳崇心亦難之然終戀戀弗决也閩中重官
好夸勝快恩怨崇假使者權出入旌旂弓刀前後甚盛
可畏堂皇幄衛耽耽然附趨者盈塞賓次謁入有時以
得見為幸平日一飯必酬睚眦必報擇良田美貨多自

封殖其父讀書謹厚至是莫知其子之非其妻舊閑圖史安處貧約既習化於崇亦謂良人者如是乃可仰望而終身也親知素與厚者雖疾惡之又哀而危之遺書譬曉令乘間脫身去崇不一荅賊勢益張翦剽及旁郡會朝廷罷宗尹更用相臣思振國威乃發神武軍三萬捕擊斷斬大將韓世忠介馬率衆親冒矢石僅乃克之建之餘民追恨禍敗惟嚮與崇之怨痛刻骨髓御史以聞有旨命檻車致兩人者廷尉皆瘐死圄中出其尸道

上數日無收者家財盡沒入縣官其父年垂八十謂其子死無罪為文祭之而縊其妻寡獨歸宗自棠由宦豎得官以書白婦翁楊公公三日寢食無味他日不復向之解頤楊公簡易與默學者非堅懇扣問終不發言至棠陷身獨三書招之苦言反復棠竟不用棠既坐檻車度必死乃從守者乞紙作書復向所與書者摛心自傷欲存活為建安布衣疏食不可得投筆雨涕其詞甚悲或以咎楊公是大不然雖古聖人尚不能化其子弟豈

可必楊公能化棠然棠薰炙仁義涉一世乃不少變又有甚焉質亦太薄矣迹其狡黠詭秘將為姦慝兆于謫孔林登泰山摳衣問道之時而破敗僇辱乃在三十年後匿情矯行以自立厲色辯口以行之士大夫為所籠惑者比迹而是不幸不早死遂彰醜末路人固不易知也嗟乎棠以譎健之才無形勢之資掉舌覔官意欲乘軒車紆緼綬夸耀鄉里以快意一時卒於身誅族殞為士類笑何也力行詐諼孳孳為利故也彼之才實有過

人者終猶如此況又不逮者乎夫聖至于舜惡至於跖胥壤絕矣其發端殊趣乃在善利一念之間大哉間乎君子之所甚謹也不謹於是而有毫釐之差雖不為龍斷穿窬而謁孔林登泰山摳衣問道終無救於毀則而為賊也如其不然盍以棠鑒作陸棠傳

敘古千文

太和氤氳二儀肈分清濁奠位乾坤為門品物流形睿哲超羣維河出圖顯道之原伏羲畫卦爰始斯文徽垂

衣裳下臣上君軒轅通變成於華勲意誠心正萬化生
身神禹胼胝疏濬汨堙底別九州拯抜墊昏貢賦包匭
多寡遷均沐浴咏歌逮今攸遵棄稷厥初夙震姜嫄秬
秠穈芑茀種耕耘暨益播食燔烈饔飧字育烝黎餘慶
茂繁契掌邦敎修叙彝倫由己敬敷丕革頑嚚孝慈友
弟賤畀貴尊寛宏悠久帝風雍醇皐陶矢謨秋殺春温
欽恤象刑信順協存共鯀驩苗討而弗論蠻貊賔服治
俗愈敦岳牧代工洪造何言三辰珠粲四序環循鳥獸

咸若草木殖蕃簫韶鳳凰焜耀典墳夏承虞禪咨稱儉
勤啟聽謳訟付畀後昆戰甘剿扈威賞詎煩洛汭荒畋
馳騁十旬御毋述戒祖訓忍聞羿射擅朝寒浞又因戡
殲澆殪少康興綸癸墜令緒鼎遷於殷湯聘莘畆伊尹
戮力征徂自亳畏愛無斁徯來其蘇鳴條倒戟俾后堯
舜匹夫必獲速戾放桐遂終允德予弼夢賚武丁恭默
營求郊野築巖說得對敭休聲鬼方是克總福駿厖賢
主六七悼監辛紂凶矜驕溢師箕囚奴忠諫焚炙邠岐

積累文謨寖赫重演爻繇端本衽席孚佑緝熙西顧與
宅肆武觀政旄鉞麾斥盟津約誓附國八百釣渭非熊
皓首憑軾殪戎漂杵祝斷丑歷嗣王幼沖旦豈履籍植
璧秉圭金縢納策管蔡挾庚往差罪辟斧斨卒完繡衮
赤舄康持既盈囹圄閒寂穆耄喜遊遐鶩轍跡厲仍板
蕩宣績憤惕側躬厲行俊髦任職玁狁侵鎬徐土騷繹
迅霆燀焞虓虎緜翼愜復疆境雅頌諧激平王徙居偭
就裏紲宗廟黍離過者閔惻伯業紛更周綱竟失尼父

将聖休明皇極䰟圍莫害陳餒蔡厄刪詩定書繫辭黜
索晚潛輿思筆削史冊姚姒以降斟酌凖的日星炳煥
千古昭則麟瑞應期妙感孰測樂育英才升堂入室伋
蹈前軌軻禀絕識標示中庸攘距楊墨王澤息傳獨賴
遺編嬴秦訖赧惆悵卜年烹滅列侯廢壞井田雜燒簡
牘耽惑佺仙良遇劉祖嬰頸拘牽再報仇讐楚羽戕咽
炎漢開基規模廣延勃誅產禄光擁昭宣董相仲舒儒
術窮研請罷僻邪乃績巍焉賊莽竊璽寇佩豭豣白水

龍翔榮取青鈷燮洽敉寧吾奚閒然志宏朽馭奄寺聯
翩黨錮縉紳傕氾兵纒許都曹操鄂保孫權亮兮翊漢
據蜀當天司馬欺孤熾鄴連顛導建江表安摧苻堅南
北判裂圻甸腥羶隋暫混并煬惡罔悛秦王雄視資受
勇智除殘滌暴慕仁勸義斗米數錢外戶不閉丞輔疇
功鑑亡一魏玩瀆句驪猶橫壯氣牝雞遽晨枝幹披痒
狄傑扶傾唐統厲繼霓曲喧轟鼙鼓駭沸臨淮汾陽汎
掃氛翳贊斬篡泚度梟叛濟貂璫專命霜凝冰至藩鎮

交拏虐悖狂恣魚爛絲棼吁嗟五季猗與我宋盡美全
懿坱圠難名普率純被喬松孕秀顏孟並轡私淑諸人
追配洙泗莊老虛談佛釋空諦申韓慘刻朱翟偏蔽璞
輅考占黥彭擊剌篆籀末習詞章小技肯涉波瀾致遠
恐泥探賾鉤隱涵養精粹達理制事酬酢經緯舉此加
彼兼善博施參乎覆載可謂大器

中興十事家君被名命子姪輩分述所見

一曰定都建康以係民望昨來未分鎮間中原有可歸

之理今南北既分事當從宜必有國都定基立本東南都會莫如建康宜還六飛龍蟠虎踞立宗廟社稷百官有司貢賦有常程朝覲有定所江淮險阻堅守不移則天步無艱而形勢成矣

二曰選用賢德以修民紀昨來敗國皆營私失節之人今當登進忠良而黜退奸邪表章亷恥而屏遠頑頓推廣仁術而勿用掊克崇獎端亮而斥去佞諛君子漸多各舉其類小人無並進之幸賢者無在野之遺則天心

自回而否運革矣

三曰改紀國政以便民心昨來欲復嘉祐之政事有名無實今專置一司討論稽時之弊參酌前制勒成令甲放降行用鹽利歸官茶收其稅官務買撲度牒住賣科歛無名一切蠲減不數降赦以幸小人則仁心善政皆由是出而疲民致寇之端不勞而自息矣

四曰修明軍制以為民防昨來婁經巡幸軍心益驕已酉錢塘迫脅乘輿庚戌四明擊逐宰相今宜以樞密院

併歸三省宰相領使量置屬官敷求將帥申嚴紀律卒伍有功者賜以金帛而不必轉資見在尺籍者更加料簡而不必招刺信賞必罰勿行姑息討論府兵營屯之制以省厚斂轉餉之勞則武經漸修而兵庶乎其可用矣

五曰擊捕盜賊以阜民生昨來用招安之策偷安目前人習為寇之利故盜賊日滋蒼生塗地今宜司控制閫中諸鎮分屯淮泗朝廷稍間自可互遣諸將申嚴號令

以殄滅為期擊賊者捕獲斬首為功則重加禄賞其有
革心願自新者以肯渡河殺強敵為約則聽以衆行講
民團社兵之法為之綱目以合兵民之判而暗銷黥涅
使州縣自有備禦則桴鼓可以不驚矣
六曰增重上流以存民基昨來分畫湖北歸之藩鎮形
勢不便今宜仍遵舊制歸之朝廷襄陽武昌皆宿重兵
荊南會府付之重臣視諸路則加畀事權比列鎮則不
皆專制上流之勢既固則金陵之宅可安而國祚有維

新之命矣

七曰薦舉縣令以安民俗昨來不擇親民之吏貪虐恣行民怨而寇興今宜刻意縣令之選委自從臣薦舉人上兩名監司郡守人上一名資序至通判官品至正郎皆聽充舉中書籍記差注以流散歸業盜賊不作耕桑日衆戶口充溢為殿最有不如舉重罰舉者所舉稱職舉者受賞則實才見用而黎元受賜矣

八曰久任守宰以固民志昨來二千石賢者不久任久

任非其人流轉如織坐困百姓是以民無定志所在不守令宜考古守宰以六期為斷慎選於未用之先勿輕罷遣於既任之後以省送迎以考功罪使得盡其心民主相安尊重堅固下難危也有殊效者增秩賜金亦不遽加移用則郡縣可保而國基無城復於隍之憂矣

九曰開闢言路以通民情昨來數降求言之詔未聞安邦禦敵其事出於某人者而鯁亮之臣屢聞賜罷今宜棄故忘怨招徠四方忠直敢言之士充滿臺諫之員其

所言雖不用然當是時以軍法鉗士大夫之口無敢言者則公之奮然不顧是為難矣豈不有光於西京二子耶故贊中表而出之

清寐記

吾每食已必有欲寐之狀比就枕而交睫則皎皎未嘗寐也雖未嘗寐而向來欲寐之意既已洒然爽然若熟寐而初覺者葢至真完實內外一如其欲寐寐與人同而終不寐與衆異寐與不寐相與為遣是寐而不瞑瞑而

不寐以昏藏覺神不離形以覺破昏動不違靜其不寐而寐也猶日之韜乎夜其寐而不寐也猶月之隱乎晝開目閉目幽顯混融鼾息雷鳴而本心澄黙靈臺煥照而四體嗒然殆進乎晦息之隨而超乎晝寢之表矣

硯銘四

猗仙李墨筆紙滃雲霧走蛟虬為世珍出自此

下岩之珍名聞四方物貴有用慎無匱藏

石不自知繄人取不幸或與噲等伍噓雲滃霧走龍蛇

歸于劉子乃得所
騏驥之肝石色之正兮活眼死眼均石之病兮燥潤悍
柔雖石之性兮宜筆與墨斯石之令兮明窻淨几四友
相命兮豐詞珍翰於研為稱兮

嚴州祝文

岳

東方主生岳司其權今苗日槁民將隕墜雖吏之責亦
神之羞爰遣官僚奔走以告盡佐上帝大發陰機起行

興油然風輒散之反為物病起自東北與雲西南披拂
沾濡實在俄頃反訟為德豈非神休

雷

惟神所司上帝號令當與惠澤俱及於民雨未及施大
聲遽發風雲披敗民用怨咨謹陳潔蠲顧闕車鼓陰氣
騰聚商羊縱行是則神休永享明祀

雨

旱既太甚雲漢日高嘉生焦然閔雨如渴神明自閟不

恤有生用欵明壇懇俟陰澤御雲而播不問邇遐三日為霖萬物咸遂民用歸德何日忘之

永州譙門上梁文

瀟江拱抱永阜盤環晝境為州西漢以來甚久擇人分土南邦之寄亦高獨愧非才屢膺此選爰念兵民之輯云何土木之興惟是侯門嘗罹賊炬因循既久圮剥滋多仰形勢於麗譙茅茨僅在屬往來於軌道風雨莫除當撥理以不然顧勞民而非厲聚財諧縣鳩役彌旬農

猷告成衆情胥勸秋陽應候素計罔愆瞻輪奐以干霄瞰閭閻而撲地長州通浦能消王粲之憂乎野浮雲聊寫少陵之望耳修梁乍舉善祝斯陳

抛梁東髙嶺翬飛有類宫莫學齊人知管晏好追沂上舞雩風

抛梁西遥望連山接九溪要使絃歌興雅俗漸令忠信革雕題

抛梁南天下知名淡竹巖應有髙人潛板築巨川何日

駕雲帆

拋梁北兩江下合浯溪色溪邊有石尚齊天大業載歌

還此刻

拋梁上岌岌崇墉兼大壯天際烏蟾自曉昏樓頭鼓角

常清亮

拋梁下太守無才宣德化但祈方域屢豐年自葉流根

固宗社

伏願上梁以後官方清正人物泰通常使斯樓永為壯觀

永州天申節功德疏四首

生民推尊奚及誕彌之月天保報上共輸歸美之情用集勝緣恭陳多祝皇帝陛下伏願則天之大如日之升舞干羽以格苗滅澆殪而祀夏玉樓問寢遠追文武之蹤金匱紀年更過商周之歷仰祈十號俯鑒一心

盛德在火欣逢震風之期至仁如天宜享延洪之筭誦西佛之無量賛南山之不騫臣子之誠日月所照皇帝陛下德載恭儉孝通神明安樂延年不用求仙之方士

勤勞享國自占無逸之元龜伏願如日方中後天難老
復文武之境土大會東都垂堯舜之衣裳永瞻北極
盛德在火載逢震夙之期至仁如天宜享延洪之筭誦
西佛之無量贊南山之不騫符生民推尊之詩效天保
報上之意伏願皇帝陛下弛張文武廣運聖神黃鉞白
旄靜掃神州之氛祲金枝玉葉永恢聖祖之基圖端拱
辨朝仰俾穹覆萬年是頌八表所同
彌月應期出撫中興之運後天稱壽共輸下報之誠恭

惟皇帝陛下躬秉聖資紹隆寶祚履風塵於初載嘗極焦勞燮氛祲于太和遂臻閒暇惟神心之炳炳照幾事之源源治亂相因安危倚伏方且修明德政寤想英才放鄭聲而遠佞人好善言而惡旨酒不以一身之逸豫而忘四海之困窮必防後患於未然思建元功于不世文王赫怒終馘昆夷呂后遣歸即梟項籍際普天而丕冒罄寰宇以榮懷協氣無乖詠歌有實又豈待緇黃之誕祝自然膺堯舜之遐齡臣迹遠江湖心存軒陛縉紳

蹌躋逖聞萬歲之呼丹赤懇勤願獻千秋之鑑

永州天申節錫宴致語口號

律中甤賓爰記誕彌之月卦通離氣嗣開丕赫之祥敷湛露於椅桐拜需雲於觴豆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比舜勇智如湯中御至權啟闢榛蕪之運外分良牧昭蘇疲瘵之民精誠期格于高穹治化欲躋于富壽是以齋居決政旰食儲思放鄭聲而遠佞人光昭孔訓好善言而惡旨酒茂建禹功俯察輿情不違故典均鎬京之餘瀝

犒侯服之具僚緑綺朱弦播仁風而解愠黄葵金盞依
化日以傾心臣等謬忝伶倫因知律吕敢陳口號上祝
天齡
門開閶闔曉霞鮮劍佩稱觴玉座前五福惠心敷下土
三呼稽首望層天龍旂已盪淮瀆祲狼燧行清朔塞烟
復會東都臨四海衆星環拱萬斯年

新州鹿鳴宴致語口號

聖主右文師臣論道繼虞夏商周之盛揚詩書禮樂之

提心印早擅法航變草衣為鷲嶺之雄蹴湘楚以象王之步水澄月現草偃風行眷流葉之名藍久虛猊座契拈花之密意徯闡潮音所集妙緣仰祈皇筭

嚴州報恩長老開堂疏

浙江西部嚴瀨名州千嶂回環宛是寶華之座兩溪交會無非舍筏之津乃眷精廬久虛法席欲興廢墜誰與流通某人性海澄明道機純熟悟一花于微笑付百念於寒灰心在定中人見慧花之起名浮實表衆求甘露

之滋當契因緣勿勞撝挹鐘鳴鼓震大宏臨濟之家聲花發鶯啼同住報恩之佛地

光孝長老請疏

拯後學之迷津既資悟徹贊先皇之覺路尤賴精修自非當仁孰堪高座某人編叅已罷默契無餘清風久播於三湘甘露合沾於四衆屬聞戾止那尚隱淪五葉開花況接錦山之寶地千燈續焰幸提龍穴之宏綱時節因緣善來善往

光孝抄題疏

循行乞食本如來之素規歡喜布金由長者之餘裕禪腹已萎於敗鼓懇誠當叩於高門或捐貫朽之青蚨或施廩餘之白粲但緊惻閔何計少多不拒細流終成大浸雖一鉢香飯未能遍飽於河沙而三時唄音庶可少資於飈馭俾盡報恩之職事勿孤光化之道場仰冀深仁慨垂芳號

龍山長老請疏

人皆具足無瘡何用於傷之或乃冥迷有路必資於指者以是義故爰求尊師某人心地澄圓信根純熟不滯方所如善財之遍參迴超見聞同迦葉之微笑屬以國恩無主大鑒疇依允賴當仁幸毋謙避地無盡藏為西方東道之主人拈一瓣香祝北極南山之壽矣

龍山長老開堂疏

法無可說誰為師利之聲人各開堂何預龍山之事欲知來處可但默然某人家印全提機鋒不滯雖屢膺於

公選或尚闕於師承智閑無酧乃臻擊竹之悟希運有得不知牧牛之歌宗泒所同舉揚斯是法筵龍象衆看取令行時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李堯棟
謄錄監生臣王　鉽